

浪漫古言系列 001

遇到这样的男主……呃……
女主也就基本告别正常谈恋爱了……

维和粽子 著

最强爱情攻略，
开启最意想不到的追爱模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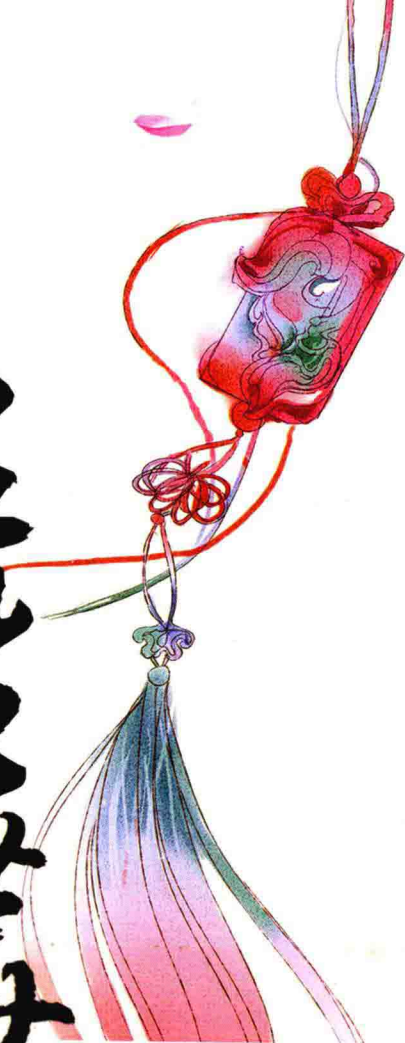
萌纯系作家维和粽子最新力作
史上脑洞最大的古言爱情幻想小说

附赠20000字独家番外+精美书签

「小弟弟长得真是可爱，要抱抱好嘛！」
「长得这么可爱，姐姐一定要祝福你一下……」
「最来毫不留情地伸手捏了那蛋蛋吧。」
然后像扯橡皮糖似的拉扯着
他还有些婴儿肥的包子脸。
「一张俊秀的小脸扯得都快变了形……」

上
ZHUJIANG
GONGYUAN
最强攻略

生生世世 待嫁归

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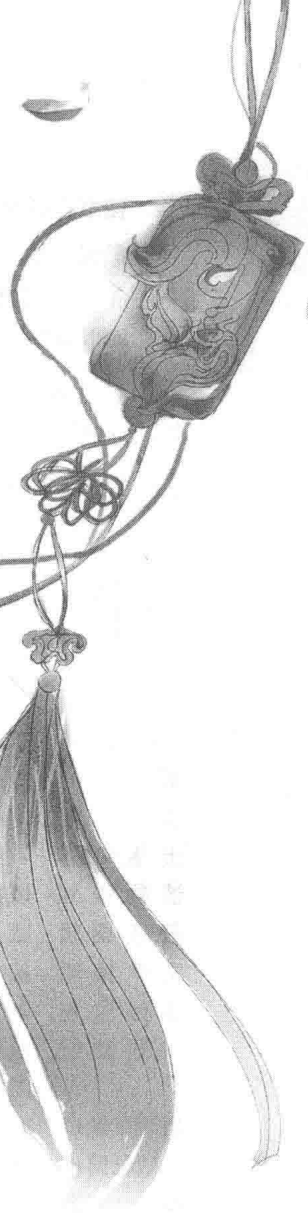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最强攻略

上
ZUIQIANG
GONGQUE

维和粽子 著

生生世世
待御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强攻略：生生世世待卿归：全2册 / 维和粽子著.

—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8204-5

I. ①最… II. ①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65072号

书 名 最强攻略：生生世世待卿归
作 者 维和粽子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戚兆磊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戚兆磊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276千字
印 张 26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，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204-5
定 价 55.00元 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「上」

- 上 卷 : 爱 别 离
- 第 一 章 魏国·魏离 / 3
- 第 二 章 魏国·使臣 / 11
- 第 三 章 魏国·令主 / 26
- 第 四 章 蒙国·蒙无疆 / 33
- 第 五 章 鬼都·年末评定 / 51
- 第 六 章 楚国·牟君辽 / 68
- 第 七 章 鬼都·谋划 / 85
- 第 八 章 帝国·夏白泽 / 91
- 第 九 章 帝国·沉梦香 / 103
- 第 十 章 帝国·前尘 / 119
- 第 十 一 章 鬼都·密室 / 128
- 第 十 二 章 鬼都·倾夕 / 141
- 第 十 三 章 鬼都·真假 / 157
- 第 十 四 章 赵国·偶遇 / 174
- 第 十 五 章 赵国·任平生 / 190



目
录
「下」

下 卷 卷 目 : 求 不 得

- 第十六章 帝国·旧日 / 207
第十七章 鬼都·试探 / 215
第十八章 齐国·苏醒 / 223
第十九章 魏国·过场 / 235
第二十章 鬼都·公子晏 / 252
第二十一章 鬼都·令主 / 260
第二十二章 齐国·柴峥言 / 274
第二十三章 帝国·颜承衣 / 287
第二十四章 帝国·梦境 / 306
第二十五章 赵国·锥心 / 322
第二十六章 帝国·真相 / 329
第二十七章 鬼都·安宁·终 / 354

番 外 卷 目 : 长 相 忆

- 番 外 一 后事 / 366
番 外 二 人物 / 381
后 记
附 录



上卷
爱别离



第一章

魏国·魏离

聂枣早就知道，既然做了就一定要斩草除根，才会不留后患，但是关键时候她忘了这茬，所以造成如今这个状况也怪不得别人。

当然，这种说法一丁点都不能减轻聂枣的懊恼。挠着昏暗牢房里的墙面，聂枣忍不住在心中呐喊：补刀啊补刀，她怎么就是忘了补刀！

就在此时，门被推开了。衣着华贵的青年躬身步入房中，神情有些憔悴，但这并未有损他贵胄的气场。他微笑着走到聂枣身边，微笑着用白净的手指拈起聂枣的一缕乌黑鬓发，道：“久依，我们已经三个时辰未见，你有没有想我？”

不自然的微笑、略微扭曲的音调和完全涣散的眼神，无一不在透露着一件事：这家伙坏掉了。

是的，没错，他被聂枣玩坏了。若要详细说来，这当真是个悲伤的故事。

眼前的青年是魏国国君的第三个儿子，公子离。魏离自小聪颖过人、才貌出众，又兼能说会道、气质不凡，很受国君喜爱，但可惜是个人渣。

嗯，或者我们换个委婉点的说法——此君甚为“风流多情”。

公子离玩弄过的女子之多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绕魏国国都一圈还绰绰有余。几乎隔上几日就有女子为公子离寻死觅活，并且目前自杀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三。换作寻常人，早就被女子的父母找上门去，但偏偏公子离身份高贵，同女子交往之时又是你情我愿，便是让人找都不好找。最可恨的是，有样貌和身份作底，即便公子离如此人渣，依然有女子前赴后继地送上门来。

当然，虽然公子离很可恶，但毕竟和聂枣没什么关系。她会来蹚这摊子浑水，

是因为接了委托，对方要让魏离也尝尝真心破碎之苦。

说实在的，这比直接干掉魏离还难。面对公子离这样攻略难度系数极高的类型，聂枣做足了功课。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收集公子离的喜好、习惯、性格等特点，甚至连行动习惯、每日日程都不放过，并且实地采访了多位与公子离交往过的女子，进行了深刻的归纳总结，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将自己朝着那个方向培养，把公子离的每一点喜好以及应对方式都背得滚瓜烂熟。待确保万无一失的时候，她再按照公子离最喜欢的方式接近他，接着循序渐进、一步步攻克他。

这个过程险象环生，真是一丝一毫都不能错。因为她必须准确判断公子离所期待她做的回应，最好连他一个皱眉的瞬间要表达什么都摸得透透彻彻，才能达到公子离心中完美的恋人形象，并攻略他的心房。

比如说，寒冬腊月，公子离得了风寒。大夫说可能是致死的恶疾，且极易传染周边之人。仆役皆不敢近身，惟聂枣侍奉前后，甚至不惜冰天雪地取寒冰替公子离降温，手生冻疮。半月后，公子离奇迹般病愈，大夫断言当日是错诊。公子离欣喜之余，愿倾万金以酬美人深情，聂枣却分文不取，只愿留在公子离身侧。

再比如说，公子离触怒魏王，被罚闭门思过半月。世人都说公子离定然是宠爱不复，本为三子就无力继承王位，再失去王宠，啧啧……一时间，公子离府上門可罗雀、人人自危，唯独聂枣对公子离温柔如故，不论人情冷暖。再一月后，魏王查清真相，公子离实乃被冤，不仅加倍赏赐以补偿公子离，荣宠更胜以往。多少人得知后懊悔不已，赶忙巴结送礼，唯聂枣依旧温柔侍奉，不多一分殷勤。

再比如说……

总之，经过了近一年时间披荆斩棘、艰苦卓绝、千难险阻的攻略后，聂枣终于走进了公子离的心，让他坚信聂枣就是那个上天赐予他的命定之人。

为了避免聂枣多想，公子离不仅再不与任何女子亲密，还告诉了聂枣自己过去风流成性的原因。作为这世上第一个听到这些话的人，聂枣受宠若惊，但老实说，这理由实在是俗套到不行。

公子离的生母早亡，一直寄养在姑母长凤长公主膝下。长凤长公主堪称七国最出名的怨妇，从小就以自己为例给他灌输了许多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，如果找不到那就去‘报复社会’”这样的基本观念，兼之公子离在幼年曾被自己最信赖的侍女背叛（虽然聂枣怎么听怎么觉得这是长凤长公主干的），更是坚信不疑。

总之，公子离决定找到那个对他生死不渝的命定的女人。

在与女子交往的过程中，公子离不断挖坑下套（他很干脆地承认了什么风寒啊、触怒啊都是自己干的，聂枣默默忍住想吐血的心情），考验对方是否真心爱他，

会不会动摇，究竟是爱他的样貌、身份，还是爱他这个人，但这些女子最终都让他失望了。

说到这里，公子离微微垂头，额前垂下的发丝掩盖住失焦的双眸，苦涩道：“我只是想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的女人而已，可那些女人根本不是真爱我，她们要的不过是权势和地位，再不然就是我的容貌，若非我生就如此、身份如此，她们根本不会……”

这话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，但聂枣打心里觉得他就是个神经病：爱你的脸跟爱你的钱不一样都是爱吗，搞不好爱着爱着就顺便爱上了你这个人——这么矫情，简直比姑娘家还难伺候；而且储君（魏离他哥魏敛）比你爹还喜欢你这个弟弟，估计魏王挂了，你能活得比现在还生龙活虎，你说你没事担心那有的没的是闹哪样！……等等，这题跑得好像有点远。

聂枣之所以落到如今的下场，还得从三天前说起。

自觉完成任务的聂枣决定早日脱身而出，委托者也对她的所作所为很满意，只求她能给公子离最后一击便心满意足。

聂枣算好时间，提出想去北郊看红叶，公子离欣然应允。

在翩翩红叶纷扬而落、画面如诗如画之际，公子离于一片绯红中浅笑着向聂枣表白、提亲，聂枣却糊了他一脸——是真糊，用的是特制的易容药膏，当然其效用主要是让他闭嘴。

事先安排好的人立刻绑过公子离驾车离开，聂枣一同随行。因为有聂枣在，没有任何人怀疑。

聂枣把公子离带到地方，自然是满足雇主的要求，一脚把公子离踹倒，踩在了脚下——她确信这是公子离此生最恨的对待方式，接着她用冰冷又讥诮十足的口吻将公子离贬低到一无是处，再践踏他的感情付出，最后……总之极尽挖苦伤害之能事。

当然，聂枣这么做的时候，其实有种“自己是个人渣”的错觉，不过转念一想，眼前的男子当年也没少做这种事，顿觉释然。

干完收工，怎么处理公子离成了问题。看着表情如丧考妣的公子离，心情舒畅的雇主大手一挥交给聂枣处理。

聂枣对此异常头疼：杀掉公子离？魏王一定会倾一国之力来干掉她，当然她也不是跑不掉，就是事情会变得很麻烦；而且不到万不得已，她不愿意杀人。放掉公子离？以她今日的所作所为，公子离绝对会对她恨之入骨，后续麻烦同样源

源不断。

两相对比，聂枣选了个折中的办法：用药把公子离弄晕，藏在了某座破庙里。药量能让公子离假死两日、昏迷三日，而这段时间足够聂枣逃出魏国境内。

聂枣承认，她的确还是心软了。任谁看见面如冠玉、风姿不凡的公子离用寂灭的眼神盯着那似乎已经并不存在的东西时，心里都会有那么一点不是滋味。

当时只是一念之仁，谁能想到公子离的手下会在两日内找到他；找到就找到，居然还带着魏国的秘药，让此君仅仅过了三天就活蹦乱跳，并且在离魏国边境还有三四座城的时候就拦截、抓住了她。

好吧，事到如今，再懊悔也没有意义了，聂枣皱着眉抬头看向对方。

“啊，不对，你根本不叫久依，连这个名字都是假的呢。”

魏离的唇边绽开一丝诡异的笑容：“不过没有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林久依，我一个人的林久依，你只需要陪着我就好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“……”

没等魏离有反应，聂枣伸长手臂，勾住魏离的脖子，吻了上去。

说来可笑，她和魏离朝夕相对了这么多时日，竟一直都是“发乎情，止于礼”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吻魏离。

魏离愣住了。不过这么一个愣神的间隙也够了，聂枣的手指灵巧地摸索到魏离的脖颈处，藏在指间的细簪刺下，对方立刻瘫软下来。

扶着他，聂枣自魏离的衣襟里摸索出一串明晃晃的钥匙。确认过钥匙的大小没问题，正当她准备动手去找脚链上的锁孔时，一只手握住了她的手臂。

聂枣悚然一惊，抬头。魏离捂住颈间，表情明明是笑，却像哭一样。

“林久依，你以为我还是这么天真吗？”

魏离的手抵在了聂枣的脖颈上，手指一点点收紧：“那日在北郊，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了。”

聂枣感觉到喉骨要被捏碎了，但她没有挣扎。她太清楚魏离的性格了，如果她反抗，哪怕只有一下，魏离都绝对会掐死她，而安然顺从或许还会有一线生机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预料对了——见她没有反应，魏离颓然松开手，脸上仍旧是似哭似笑的表情：“为什么我下不了手！为什么你要背叛我？你明明是爱我的，明明比我自己还要爱我……”

没有人回答他，聂枣是傻了才会在这个时候接口。她往后瞅了瞅，牢门外的

阴影里站着几个黑影，虽然他们并没有往里看，但距离近得恐怕只要魏离叫上一声，就会立刻冲进来。

果然是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，一点机会都不留给她，聂枣有点沮丧。

没办法，只能继续靠老本行了，聂枣低头叹了口气，滑坐于地，幽幽道：“杀了我吧，我如此负你、伤你，杀了我吧……”

魏离蓦然抬头看她。聂枣的面容静谧，却似乎有什么莫名的情绪静静流淌；牙咬着下唇，一片惨白。

“杀了我……”她说，一滴晶亮的液体无声无息地滑过她的面颊，聂枣骤然眨眼，仿佛想要掩饰什么般。

“哭什么！你为什么哭？”魏离像是突然被刺激到，骤然起身道。

聂枣扬起嘴角，扯开一个笑：“哭？我没有哭啊，你何时见我哭过？”

没错，魏离即便再努力地从记忆里搜刮眼前女子的音容笑貌，也丝毫不记得她的泣颜。她总是挂着清浅的微笑，静静站在那里，温婉舒和，宛若春日里的一缕微风、一阵清香，叫人不禁心生好感。

可此时，她虽是笑着，表情却又如此悲伤。

“不！你骗我！”魏离攥住聂枣的肩膀，眼睛赤红一片，“快说，你到底是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”

“没有。”聂枣闭上眼睛。

“我不信！”魏离的眼睛里若有火，恐怕此时已经灼伤了聂枣。

很好，这位公子的“脑补”爱好又冒出来了。

聂枣要是直接解释，魏离十有八九是不会信的；不止不会信，恐怕还会觉得她在为了保命而辩解，更加暴怒。

所以在此时一口咬定要魏离杀了她，偏偏又不解释任何缘由。魏离肯定会察觉不对，同时自己往里面添补理由；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向来对自己“脑补”的事情深信不疑。

“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谁逼迫你离开我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父王还是王兄？或者是别国的人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久依，是不是你的父母兄弟被人挟持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，就算是倾全魏国之力，我也一定会帮你救下你的家人！”

“……”这位公子，你真的想太多了……

结果，最后魏离什么也没有做，神神道道了一会儿，见聂枣是真的不肯开口，才捡起钥匙黯然离开，走的时候还记得给她留了饭。

就这点来说，养尊处优的魏离还真是心软到无可救药。

聂枣的双脚被玄铁环扣着绑银链锁在了墙面上，平日的活动范围也就在这间似牢房也似房间的地方，不过双手倒没什么影响。

她打开食盒，里面都是魏离喜欢的菜。老实说，她对这些菜没什么意见，但完全不感兴趣的菜装作喜欢、连续吃了一年多，实在是反胃得很。

算了……聂枣放下食盒——伪造出一个心绪不宁、连平日最喜欢的菜都食不下咽的设定，好像也不错。

过了一日，聂枣没等到对她放心不下的魏离，却等来了他哥。

“抱歉，让林姑娘失望了，来的不是舍弟。”

谦恭温顺，彬彬有礼，一袭黑衣都能穿得雅致翩然，除了魏国储君——公子斂，还能有谁？

这对聂枣来说实在不是个好消息，因为当初她在魏离府邸的时候，这位公子就对她百般挑剔、各种不对付。当然，聂枣后来领会了才懂，这种人叫作“弟控”。

“不知斂殿下下来见小女子所为何事？”聂枣也就干脆不跟他装了，反正他喜欢的是简单明了的人，和他弟那种温柔如水的爱好完全不同。

“那斂便单刀直入地说了，我是来杀你的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林姑娘竟然只有这个反应吗？”

“能不杀我吗？”

“很抱歉，这恐怕不能。”

“那你还废话什么？”

“林姑娘说的是。”魏斂示意托着托盘的属下上前，揭开黑布，里面是几样东西：一条白绫、一瓶毒药、一把匕首。

“林姑娘可在其中任选一件，白绫坚韧可撑数百斤大汉，毒药见血封喉见效极快，匕首锋利一刀致命。”魏斂详细介绍了一下，补充道，“姑娘若有挂心之事，可以笔写下，只要不违背君子之道，斂定会完成。而且斂保证，姑娘死后尸身必会完好，另找最好的化妆师替姑娘上妆，葬入北郊白墓岭，并会请法师超度姑娘，

这些姑娘都不用担心。”

聂枣还是第一次见到杀人都杀得这么温文有礼的，不仅死法任君挑选，就连身后事都一并操办了。以后如果真的要死，来找魏敛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当然，她现在还不想死。

她握着那柄匕首，掂量了一下：“你在苦恼和蒙国的事情吧。”

魏敛本以为她会提及魏离以求活命，早已准备好一肚子的回话，没料到林久依会提及这个话题，愣了一下才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如姑娘所言。”

蒙国毗邻魏国，虽疆域不如魏国，但民风异常剽悍，两国交战，吃亏的往往是魏国。

因而几年前，由魏国出面，双方进行了几次交涉，达成和平协定。

但糟心的是，近几月两国边界出现了一群盗匪，打着魏国的旗号劫掠了几次蒙国的运送车队，蒙国上下极为震怒愤慨。

盗匪难寻，魏国的麻烦却很好找，于是这两天蒙国派使臣来，直接说如果不在限定的时日内将盗匪交出，就直接率军攻打魏国。

其实这点小事，远没有闹到这种程度的必要，但关键是蒙国来的那位使臣异常胡搅蛮缠，他根本不在乎盗匪，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攻打魏国、劫掠土地财富而已，因此他巴不得赶快撕裂和平协定，根本不配合，只天天加紧逼着魏国交人。

“如果说我有办法解决这件事，你能不能不杀我？”

魏敛抿起了薄唇，思忖道：“林姑娘能够找到盗匪所在？”

“不，我能摆平那位使臣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何为摆平？”

“像摆平你弟弟那样。”

“……”

聂枣淡定道：“期限是一月之内吧。一月之内，我一定能让他心甘情愿地偃旗息鼓回蒙国，并且还帮魏国说好话。之后我保证离开魏国，十年内不再踏入魏国境内。做不到你再杀了我也不迟。”

魏敛的表情微妙：“林姑娘和舍弟恐怕不止一月……”

聂枣老实道：“一般人没你弟那么难搞。”

魏敛顿时挑眉。

这个死“弟控”！聂枣道：“我所做的，对令弟并不是坏事。他对女子苛求太多，恐怕此生都难寻到幸福，打击一次，让他丧了那个念头未必不是好事，而且他现

在不是安然无恙得很……”

魏敛迅速打断：“并非安然无恙，舍弟整日食不下咽、形容憔悴、精神恍惚……”

“好吧好吧，我知道了。”聂枣无奈，“但国家之事与令弟的个人情爱孰轻孰重？那群盗匪不知去了何处，说不定根本只是一群游匪，贵国上下恐怕也是一筹莫展吧。既然已经如此，让我试试又有何妨？实在不放心，你可以在我身上下点毒，我做到了再给我解药，否则便任由我死去。我只是一介女流，敛殿下非要置我于死地吗？”

“……但恐怕还是不大好……”魏敛看着聂枣那张清秀温婉的脸，略略皱眉：别人还好，让几乎全国皆知的“魏离心上人”去勾引蒙国使臣，简直……

聂枣看魏敛的表情就猜了个七八，顿时笑了笑，“你说脸？”

她伸手在下颌处摩挲了两下，一层薄如蝉翼的面皮被揭了下来，露出高挺精致的鼻梁、菲薄而冷厉的唇，容色张扬，与之前的小家碧玉大相径庭。

“脸这种东西，随便易个容就好了。哎哎……敛殿下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不……我没什么……”魏敛回过神，倒退一步，看着她，“你这脸，小离看过吗？”

聂枣摇头，他又不喜欢这个类型的。

魏敛闻言，叹息着松了口气：“那好，敛便冒个大险试上这一次。”

顿了顿，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“对了，林姑娘何故一直掂量着那把匕首。”

聂枣笑，露出六颗森森白牙：“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用这个绑架你啊。”

第二章

魏国·使臣

吃了魏敛的药，聂枣总算从那间牢房里逃了出来。

自由的空气比什么时候都要让人心情舒畅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直奔遍布全大陆的颜氏钱庄。

虽然被抓住，但好在魏离没搜她的身，一年的辛苦钱还在怀里。

也怪她当日忙着逃亡，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不止钱庄忘了去，就连易容都给忘了。

为防节外生枝，聂枣把得来的酬劳都付给掌柜。拿着开具的证明，她依旧一筹莫展，接下来又是笔没收益的买卖，这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付清。

身上余下的钱还够吃上一顿，聂枣决定先去美餐一顿。

她脸上还顶着那张魏敛刚见过的张扬脸，一路上甚是招蜂引蝶，不过大概谁也想不到她就是魏离那个温柔和顺的红颜知己林久依。因为类型差别实在不是一般的大，要知道林久依可是个寸步而行、说话从不会大声的温婉女子。

“小姐，要吃点什么？”

聂枣大喇喇地坐定，丢下仅剩的一锭银子，态度很豪迈：“上最好的菜、最好的酒！越快越好！”没办法，她已饿了好几顿了。

菜一上来，聂枣顾不得形象，立刻大快朵颐起来。

“姑娘，这菜肴好吃吗？”

聂枣咽下一口牛肉，又喝了口酒，道：“好！”

久违的酒味让她幸福得几乎要眯起眼睛，要知道就因为魏离不喜欢女子喝酒，

她已经一年多没沾过酒水了。

“我家主人那里还有些更好的菜肴和更好的酒水，不知道能不能请姑娘一起享用？”

聂枣这才发现对方并不是店小二，而是个替主人来搭讪的家仆，刚想拒绝，突然瞅着对方指着的地方，微微睁大了瞳孔——难道是因为刚倒霉过，她的运气突然转好了？

距离太远，坐在阴影里的人她看不清，却能看见他腰间环佩闪着的光，那是蒙国特有的月曜石的色泽。这种宝石极其稀少，蒙国境内也只有少数贵胄才能拥有。因为曾经倒卖过这玩意，所以聂枣绝对不会认错。

蒙国的人！

就算不是使臣本人，也至少和使团内的人有关系！

聂枣笑笑，挑眉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

对方看起来不过二十来岁，眉宇间并没有穷凶极恶的意思；相反，他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甚至见聂枣过来也不多一分殷勤，更没有着急的意思。

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，聂枣此生最讨厌这种面上端着波澜不惊的人。而且最令人烦躁的是，因为没想过对蒙国使团内的人下手，她还没来得及研究对方，眼下只能随机应变。

敌不动，我不动。聂枣边吃边不动声色地观察，觉得对方是蒙国人的可能性很大：

首先，他不擅长用筷子，但喝酒的姿势却异常豪迈，不是用杯而是用壶。

其次，他身上穿着的虽然是魏国的衣服，但脖颈上系带的方式却错了——魏国人习惯在后颈处多绕上一道，他的却只是随意地束着；而且他的身上除了环佩，手指上还戴着两枚戒指，左耳上还有一圈铜环。

再次，对方应该是个身份不低的角色，因为他那位随从的表情异常恭敬，远远站在一边，却连头都不敢抬，而他显然也对这种待遇习以为常。

然后，不食用时，桌面上的筷子摆放得很整齐；菜肴虽被吃下一些，但整体看起来并没怎么被破坏，应该是个有条理的人。

还有，他的右手虎口和手指处都有厚厚一层茧，应该擅长用弓箭类的武器。

最后，聂枣留意到他打量她的时候，第一眼注意的是眼睛而非身体，眼神却有些飘忽，大概是聂枣让他想起了什么人，恐怕还是个姑娘——心上人或者妹妹？他看她的眼神不夹杂情欲，恐怕是妹妹的可能性比较大……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